



时代感

张若雪 著

PERCEIVING
THE ERA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时代感

Perceiving the Era

张若雪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感 / 张若雪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43-3682-5

I. ①时…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6016号

时代感

作者: 张若雪

责任编辑: 赵熙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网址: www.1980xd.com

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44×1162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5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3682-5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每一个作家都属于他的时代，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时代的联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次剥落间，泪湿衣襟。

——君特·格拉斯

序

生而为人，总归是一场幸运，所谓生也偶然，死也必然，别无选择。从呱呱坠地那天起，我们就注定和这个时代捆绑在一起，汲取它的物质配给和文化滋养，接受它的种种动荡和磨难。人各有命，或有幸挺立时代潮头，于心满意足之后终老；或不幸沦落社会底层，遭遇种种困苦灾难甚而殒命。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既然无法超脱与生俱来的现实世界历史阶段，我必须随遇而安，拥抱它所给予的幸福和欢乐，体验它带来的痛苦与悲哀。

感悟来自经验。直到活过一个甲子，经历了奔腾浩荡的大江大海，我才对生命中每一条涓涓细流有所感动。写下来，使记忆成型，即使耽于主观的理解、感性的表达，却也不失真实和生动。因为宏大的时代丰富了每个具体的生命，无论澎湃跌宕还是静水深流，都有各自的精彩。

看时代，人的眼界不同。喜欢大江大海的人说“大时代”，比如陈丹青；喜欢涓涓细流的写“小时代”，比如郭敬明。人各有志，才形成了多元的世界。有趣的是，媒体（或者说

市场的力量）竟把这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人撮合了，令人想到关公战秦琼。看电视上两个人的言谈举止，郭热情张扬、喜怒形于色；陈含蓄内敛，宽厚而机敏。既与年龄性格有关，也透出不同的时代感。可以断言，即使郭敬明将来也如陈丹青这般老辣，红卫兵时代的粗口他肯定学不会。

时代的分水岭大约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此前当属“大时代”，它狂飙突进，波谲云诡，充满难以预料的动乱、惊喜和风险。此后的“小时代”，则大体是一副渐变的姿态，在庸常平和中也透着内在的躁动与不安。大时代注重行动，易产生粗犷的英雄主义；小时代激发欲望，会提供更精致的生活。对大时代的书写适合浓墨重彩，那些张扬激烈的壮举很容易彪炳史册；对小时代的描绘则千姿百态，因善于提纯现实的美妙而吸引向往幸福的拥趸。

如此不同的两个时代似乎并未循序渐进，仅匆匆过渡就衔接起来，人间便充满了戏剧性。从“文革”爆发到改革开放，从冷战兴起到“颜色革命”，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两极分化，其大开大阖沉浮起落，令人目不暇给。仅仅几十年间，世界格局就得以重新洗牌，本国也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变。这个时代很变幻，虽未必值得后代羡慕（其中的幼稚荒谬或许还会使他们晒怪），却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如此丰富，不仅为本民族镜鉴，也将在人类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便想起《双城记》的开头：“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

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在是如此相像，以至声名最响的某些权威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坏，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

品味狄更斯对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论断，如今似乎依然贴切。诚然，任何时代都有好坏两面，处境或思维不同的人会各有诠释；若处于新旧交替之间、多种矛盾尖锐激烈的时代，则更容易找到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和例证。从这个角度看，狄更斯所说的时代也是我辈的时代。

回望这样的时代，写作者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即使“剪不断理还乱”，抑或还不到放言无忌的时候，总有些切身的感悟在心头；积久发酵，便有了不吐不快的冲动。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若虚构则成小说，若写实便为随笔，若直白则成文章，若含蓄便称文学。只要有这份表达的心情，落下笔，就有时代感。

读过一组显示“家当”的图片。摄影师以长达十年的耐心，用大镜头拍下了数十个普通中国家庭和他的家当。其中，简陋的仅一床被褥和锅碗瓢盆，丰富的有古董音响高级轿车。使人心动的是，画面冷静无言地诉说着各个家庭在特定时代的境况，又作为一个共同体，反映了国民在这个时代的生活与变迁。

文字也可以传达出淋漓的时代感。重要的是作者的感悟

与心态。若随波逐流乐天知命，身在颠沛流离中，也会怡情于柴米油盐的日子；若被那时潮的跌宕扰乱了思绪，也怕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故，大凡个体命运的书写，往往仅止于作者本人对时代的体认。就像那镜头里的家当，若拎出一两个，难免有哭穷或炫富的嫌疑；集起来，才有时代感。

最大的困惑与悲哀，是人们不再读书或很少读书了。在这个功利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在这个知识与信息趋于碎片化的时代，弦断有谁听？执拗如我，仍然觉得该把那个时代及其感悟记录下来，既为尊重历史，也为安抚那些蹒跚走去的卑微的生命。倘若将来有幸留下断简残篇被人发现，知道他们的老祖宗竟活过如此丰富多彩或大喜大悲的日子，当是作者最大的心愿。

是为序。

2015年4月于深圳南山——福田

目录

01 | 序

辑一

3 | 上学记

11 | 饮酒记

18 | 祖宅

28 | 母亲的年代

46 | 老歌

60 | 烟草的味道

74 | 师道

88 | 送礼

97 | 就医记

辑二

109 | 申同学

121 | 怒海余生

133 | 阿兴的案底

145 | 高考以后

160	伤别
175	我家老三
188	父亲的书房
196	移民凯文
208	《五零后》之后

辑三

217	故土四题
228	蛇口旧事
235	消逝的报刊
247	寻找马克思
254	棋道
261	音乐会
268	游记三则
282	老有所依
287	乡情野趣
297	跋



前页图：祖宅门前的大槐树

上学记

A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初夏，六岁半的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面试。幼儿园老师交代的话似懂非懂，只约略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个的奶声奶味的世界去上学。

其时，我刚刚对这所寄宿制的幼儿园产生好感，不再把周一即将入园的早晨当做世界末日。那位能歌善舞会画画的老师也开始成为我的情感依赖，我企图在每节图画课音乐课上拼命地表现自己，乃至童声齐唱时她不得不提醒我小声一点。我不想上学，不想让我的幸福时光戛然而止。于是天真地想，如果我在面试时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是不是可以留下来继续这里的日子？

“小板凳啊排一排，小朋友们坐上来啊，坐上来……”歌声中，眼看同伴一个个从小板凳上起身，再活蹦乱跳地回来，渐渐知道，我将被安排最后一个出场。我不懂老师的排序意味着什么，反正既没有压轴的兴奋，也没有延迟宣判的忐忑，只是乖乖地听命。经过数年每周六天拴在幼儿园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

知道再大的不满和再多的眼泪，也无法改变以园为家的处境。也许，上学以后就自由了？想来想去，我仍然喜欢熟悉的环境而抗拒陌生。

近些日子，我明显感觉幼儿园的伙食不如以往，每日两餐的玉米面烤糕的气味开始让我腻烦。听一位老家在郊区的孩子说农村受了灾，许多人家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懵懂的我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天性使然，我不喜欢在小板凳上坐一排、连撒泡尿都要举手请示的规矩。我喜欢一个人蹲在灌木丛里，嗅着湿润的土壤沁出的新鲜气味，看不够春苗萌动，蚂蚁搬家……

忽闻老师一声唤，我乖乖地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是一位和蔼的大妈，戴着深不见底的眼镜。我的老师正向她介绍些什么优点，好像说的是我，又像是别人。然后我奉命开始数数，从一到三十。也许因为考得太久，那大妈对我的哼哼唧唧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也许这面试本来就是个过场，只为证实未来的小学生不痴不傻。反正这就算通过了，两位老师把我撂在一边开始唠起闲嗑，让我曾经准备过的十八般武艺没处使。

不久就上学了。背起新书包的我并无父母那般兴奋，只有对一切未知的惶恐。生就的敏感，使我很羡慕那些同龄男孩儿的没心没肺。眼前是一所建造不久的小学，两层红砖主楼，正上方镌着“1957”，是它诞生的年份。加上作为宿舍的附楼、煤渣操场和美化校园的灌木，就是它的全部地表。校园的东面和北面都是稻田，隶属于一个朝鲜族的人民公社，不难猜想，这校址以前也是一片稻香蛙鸣。眼见校园里几乎所有人都比我高大威猛，更加重了不安。硬着头皮走进一年级四班教室，见讲台上站着的女老师，

正是考过我的那位眼镜大妈。

很快发现，这位名叫玉心的老师十分可亲。后来我一见书法家写“一片冰心在玉壶”，就会想起这个人，而不是诗人冰心。她身上那种母性的爱，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亲情，无论哪个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期望得到她的呵护。她极少生气发火，即使因我们淘气而板起面孔，那厚厚的眼镜片仍然掩不住善意。我开始把班级当做第二个家，老师便是我们的母亲。从认字、算数到造句、作文，我们因她的循循善诱而天天向上、渐渐聪慧，也因她的言传身教，培养起时代所要求的道德情操。承蒙厚爱，我曾被她任命为学习委员，所能做到的，只是将幼稚的作文给她作为范本在课堂上朗诵。五年级时，我的第一篇文字发表，也是因她的推荐才变成了印刷体。此后，对文学的热爱，就贯穿了我的生命。

这是一所名称带“实验”的学校，同学也都有些个性。玉心老师不求整齐划一，用她的包容和耐心，保护了每一分独特。这是一个生活不富足的年代，献身于工作的家长能够使孩子们吃饱穿暖已算称职，而很少会顾及每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快乐。幸好有了她，一个孱弱的孩童才在他成长的关键期得到必要的良知储备和些许自信。有一天却发现，老师对她的比我们还小一岁的儿子，远没有对我们这样的耐心。

到六年级换了老师，我突然感到如上学第一天那般无助。这个袁老师据说业绩最好，却喜欢满堂灌，训人也严厉，我即使昏昏欲睡也从不打盹。她善于用高分贝的音量把成人化的思维注入我们的大脑，利用严苛的纪律把我们塑造成千人一面的社会主

义新人。我发现，此人似乎更爱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并不爱我们。于是，连偶尔挤出的笑容也显得可怖。她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一鸟入林，百鸟无声。如果教室里没挂流动红旗，整个星期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当师生间缺乏亲切感，自有同学间的友谊填补情感的空白。我以为，她最大的功劳是把我们从儿童变成了少年——当男孩儿不再依赖母亲和老师，才开始长大成人。

眼看又一年的小升初将临，袁老师似乎有一种亲率士兵开赴战场的兴奋，我却隐隐感到大祸临头，想着万一考不上重点怎么办。偏偏这年“文革”来了停课停考，老师的精心备战全白费，学生则像走出山洞的白毛女那样得到了解放。可悲的袁老师，不仅教育成果没得到显示，她那一丝不苟的生命也在后来的“运动”中悲情地献给了她信仰的祭坛。老师是主动走上“非正常死亡”的结局的，证实了刚烈的性格背后也有容易绝望的一面。

因文化革命而中断学业整整两年，这在非战争年代当属史无前例。后来从王鼎均的回忆录中得知，即使在抗战烽火中，也曾有那么多学生在老师带领下长途跋涉到大后方，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接受教育。事实上，我虽然少读了一些教科书，却在“风雨”中见了更多的世面。且不说师道尊严如何被当做“封资修”席卷而去，“知识就是力量”如何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讲我们如何在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中成为散兵游勇，正值善于吸收的年华，混乱不堪的社会就成了我的大课堂，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许多有用没用的勾当，包括爬烟囱、做火药枪、攒邮票、捞鱼食，当然还有读禁书。两年时间终于玩野了，也玩够了，这才倦鸟思林，一窝蜂地走进红卫兵刚刚腾出来的中学。

此后没再见过我的启蒙师，也不知她在那筒子楼里住到多久。人在江湖漂，终究忘不了根本，也曾设想有建功立业那一天，如何给玉心老师一点惊喜。历尽波折总算读完大学，毕业后也做了几年教书匠，虽也如恩师当年那样尽职尽责，桃李一方，终觉得寸功未立，愧对江东父老。直到参加建校五十周年庆祝会，在喜宴上才得知，玉心老师刚刚病逝了。席间，坐我身旁的她的儿子（当年经常缠着母亲要零花钱的跟屁虫）告诉我，老太太晚年怀旧，曾不止一次历数本届学生，包括我的名字。一时悲伤不已。方知时不我待，尽孝当趁早。

B

经历多了，便也认同“好老师可以改变学生命运”的说法。父亲讲过，他读书时遇到的两位高人对他的影响至深。那是伪满时期，学校只能用日本人定的教材，唯有一位国文老师手持教科书当幌子，口中讲的却是新文学；还不时低声插一句：别忘了，你们可都是中国人！想必他认为，传播真知与正义是为师的本能，宁肯冒杀头的风险也不敢误人子弟。父亲后来毅然离弃腐败政权投奔解放区，多半也因读书时被老师种下了反抗的基因。

中学时我没遇到好老师。正值文化被革命，当“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流行的口号，课堂上只能讲斗争哲学，无人再敢传道授业。青春之蹉跎，莫过于此。人生在世诸多不如意，无法怨天尤人，只能随遇而安，在滚滚“红”尘中求得一点真知。渐渐明白，在恰当的时机、与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好老师邂逅相逢，在大千